

穿越四季来看你

■徐嘉馨

向西宁进发。她草草洗漱，扒了口盒饭，一抬头，就被大片的金黄色蒙住了眼。火车驶进了硕大的花田，油菜花恣意开放，娇美芬芳，闪动迫人的辉光。这是夏天才有的盛放，是极致的心动，美到眩晕，美到泪流。车上有人开始惊呼：哇——人在大美眼前，往往词穷，只一声“哇”，就成了所有。她不禁想到，去年的盛夏，她和顾连长的婚礼上，那些宾客也是只剩了一声“哇！”

“哇！芊芊穿上婚纱可真俏啊！”

“哇！新郎的军礼服太帅，小伙子是当兵的！”

“哇！西藏！”

……

婚礼之后，顾连长比休假期提前一周归队。惯于沉默的他，看着地图上遥遥相对的两座城，用手指在上面画出一条线。没想到，一年之后，他的爱人真的踏上了这条线。高原反应突如其来，芊芊捂着胸口，心脏扑通扑通地跳，额头像有把鼓槌在敲。她想起，顾连长曾在开车过雪山的时候，用背包绳勒住头。他脱下的军帽里，贴着一张结婚照。

从西宁奔向德令哈，路上绿意渐褪，秋黄登场，大野茫茫。秋，风吹熄了夏日的火光，一切都含蓄、内敛。顾连长回团部后，她一人面对生活：夜半的地铁和冰冷的灶，坏掉的灯泡和沉重的包。无数个夜里，她一人回到出租屋，甩掉高跟鞋，拧开落地灯，一丝声音也没有，只觉阵阵的凉。顾连长的父母远在老家，给她媳妇打电话，泪止不住流，说：“芊儿啊，别怨他。我以后用一辈子照顾你。”她在电话这边，泪流了满脸，说：“爸妈，我不图这个。我只希望他平平安安，至少，有信号给我打个电话。”

当晚，火车在戈壁飞驰，白公山和尕斯湖的星空浪漫非凡。即将到柴达木盆地，格尔木之后就要翻海拔五千米的雪山。唐古拉山口快要到了，乘务员提醒乘客，如有高原反应，尽快求助。她倚在卧铺上，胸闷，气喘，话也说不出来，想掏出手机给他发个短信，一看，没信号。她笑了一下，心想：“扯平了，现在我也是没信号的人，你想找我，心急去吧。”

车厢里冷下来，旅客都裹紧了被。她不知道是怎样睡着的，铁轨轰隆，像压在肋骨上前进，梦了又醒，辗转昏沉。中铺的小伙子下床洗漱，她这才睁开眼，已经清晨6时。坐起身，她大吃一惊，只见外面一片茫茫的白，雨丝噼啪甩在车窗上。一夜入冬，一夜雪雨成霜。

她下床，披衣，站在窗前，周身颤栗。从春的郊野、夏的炽烈、秋的浩荡到冬的大雪，她穿越四季，只为来到这儿。她愿意经历这些，所有的变化、轮转、更替，仿佛生命本身。

火车在雪山间穿行，眨眼便来到青藏高原腹地，长江、怒江、拉萨河的源头。那曲到了，下一站就是拉萨。走出车厢的那一刻，日光大亮，云天透彻。再转几个小时的大巴车，她终于来到顾连长所在团部的大门外。巧的是，顾连长刚刚完成驻训，下山回团。芊芊出现时，顾连长正指挥装卸物资，停车进库。突然，他放下铁锹，拄着锹柄，怔怔地，静静地，分明不敢望她。

她笑了，心底泪淌成河：春，夏，秋，冬，我愿意和你一起经历四季，因为生命本就广阔，哪管雨雪风霜，哪管人在远方。

抗战结束后，东北大地上发生一次次激烈而残酷的斗争。辽南镇海寺屯村民卢四，以卖花生米为生，养在围中的3个女儿靠做卷纸烟等补贴家用。随着局势日趋动荡，意外频袭，一直以来卢四小心翼翼呵护、维持的平静生活被打破，3个女儿的人生也随即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大女儿卢芳为了偿还父亲与妹妹欠下的“人情债”，身不由己地嫁给年近五十的方七爷。虽说衣食无忧，可是偌大的宅院如同牢狱一般，将她困于其中，使之无法挣脱。后来卢芳逃离家前往沈阳，周旋于国民党沈阳政府秘书长左

右，借以获悉敌军情报，助力我军取得胜利。二女儿卢秋守在双亲身旁，曾协助地下党传递情报，使我军在一场伏击战中克敌制胜。三女儿卢云勇赴战争前线，几经生死，最终成长为一名英勇的东北民主联军战士。在硝烟四起的战争年代，三姐妹历经世事坎坷和岁月沧桑，在寒风凛冽中坚毅前行，以坚韧的意志摆脱命运的捉弄，活出精彩非凡的人生。

对战争的描述可以说是军旅文学历久弥新的表达主题。在长篇小说《一塘莲》中，作家傅汝新的长篇小说《一塘莲》（花城出版社2021年9月），以解放战争为背景，以卢氏三姐妹的命运沉浮及人生遭际为叙写主线，讲述了三姐妹在血雨腥风、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波澜起伏的人生。她们如莲一般，在风雨飘摇、战火纷飞时光中悄然迎刃怒放，傲立水中，笑看风雨，继而顺应自然，默默无悔地走向生命的凋零与枯萎。

抗战结束后，东北大地上发生一次次激烈而残酷的斗争。辽南镇海寺屯村民卢四，以卖花生米为生，养在围中的3个女儿靠做卷纸烟等补贴家用。随着局势日趋动荡，意外频袭，一直以来卢四小心翼翼呵护、维持的平静生活被打破，3个女儿的人生也随即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大女儿卢芳为了偿还父亲与妹妹欠下的“人情债”，身不由己地嫁给年近五十的方七爷。虽说衣食无忧，可是偌大的宅院如同牢狱一般，将她困于其中，使之无法挣脱。后来卢芳逃离家前往沈阳，周旋于国民党沈阳政府秘书长左

右，借以获悉敌军情报，助力我军取得胜利。二女儿卢秋守在双亲身旁，曾协助地下党传递情报，使我军在一场伏击战中克敌制胜。三女儿卢云勇赴战争前线，几经生死，最终成长为一名英勇的东北民主联军战士。在硝烟四起的战争年代，三姐妹历经世事坎坷和岁月沧桑，在寒风凛冽中坚毅前行，以坚韧的意志摆脱命运的捉弄，活出精彩非凡的人生。

对战争的描述可以说是军旅文学历久弥新的表达主题。在长篇小说《一塘莲》中，作家傅汝新直面战争，细致地刻画了敌我双方在东北战场展开的几场重要战役，比如“沙岭子之战”“鞍海战役”“双塔镇大捷”等。在小说中，作家既写到战争的血腥残酷，也写出我军将领运筹帷幄、决胜千里的智谋与远略。面对敌军发动的猛烈进攻，我军将顾顺势而为，相机而行，以智取胜：作战前计深虑远，实地考察地形进而巧妙布局；作战时斩将擒旗，冲坚毁锐从而夺取全面胜利。在这过程中，作家拂去革命英雄身上自带的“神性”光环与特别的光芒，赋予他们以真实可感的温度与人性，力图再现真实的革命英雄形象及其饱满的性格特征。作家毫不吝啬笔墨，

刻画他们以身许国的爱国热忱，英勇杀敌、无畏生死的胆识与气魄，同时也毫不避讳地抒写出他们作为普通人的儿女情长和人性弱点。小说中的人物田智勇，在部队时能征善战，是带兵打仗的一把好手；在镇海寺担任镇长时，带领当地老百姓开荒种地；在鞍山工作时，多次围剿盘踞在矿山周围的土匪和国民党残余势力，维护一方平安。然而，这样一位能文能武的汉子，在男女之事上犯了错，葬送了自己与卢秋的一段情缘。

小说不乏对战争场景的细致刻画，亦低吟浅唱了一首观照平凡人生的人性之歌，重现了旧时代动荡局势下普通人的命运起伏。随着小说叙事的步步推进，各路人马轮番登场，作家笔下的人物鲜为人知的另一面也渐渐浮出水面。或许不少读者会认为方七爷不过是个见色起意的江湖赌徒，自初遇卢四大女儿卢芳起，便醉心于卢芳的美貌，决心要娶卢芳为三姨太。随着斗争局势日渐严峻，方七爷也被卷入其中。曾只身前往芦苇荡救出卢云与小蔡，又与卢云、田镇长、老树皮等策划了震惊东北的“浑北大劫狱”。在这次“劫狱”中，方七爷既出钱又出力，既动用人脉又活

络关系，百步穿杨，以一当十，射杀敌军，露出高超精湛的射击本领。面对卢芳的不辞而别，方七爷猜到卢芳的去向，非但不碎有责怪之意，反而理解并尊重她的选择。当得知卢芳返回屯电时，他情真意切、老泪纵横地恳求卢芳回家承接方家的家业……作家以个人化的艺术想象和细腻的文学笔法，塑造了一系列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，呈现出普通人真实的性格与真挚的情感，探照出人性之幽微。

小说《一塘莲》以恢宏壮阔的战争为创作背景，将宏大的革命历史落脚于普通人的生命历程，将观照视角聚焦于战争年代个人的悲欢离合和命运遭际。其中既有硝烟弹雨、炮火连天的战争场面，又有温馨和谐、充满欢声笑语的生活图景；既淋漓尽致地描摹英雄人物的卓越不凡之处，也不加掩饰地袒露他们性格中的缺陷和不足之处；既翔实叙写革命英雄人物的光辉事迹，又浓墨重彩地勾勒民间风云人物的鲜明个性。这种融宏大叙事与普通人的生命日常于一体的创作方式，延展了革命历史小说的叙事空间和叙事题材，赋予革命历史以人性的温度与人文的冷峻。

（作者单位：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）

国防纪事

月亮爬过山岗，“回家”休息，天空中只留下数得清的星星。夜色依旧，透过路灯，隐隐约约看得见周围雪山的轮廓。

战友次仁多吉叫岗，我一骨碌爬起来，并特意加了一件羽绒内胆，径直走向岗亭。高原寒气逼人，气温显示-3℃。一米见方的岗亭，小闹钟的嘀嗒声清脆悦耳。我简单整理了一下装具，另一位战友杨虎成赶来，我俩相视一笑。

对于杨虎成，我并不陌生。2020年5月，在海拔4600米的野外驻训场，杨虎成荣登团里的龙虎榜。时任炮连连长郭帅介绍，杨虎成体能突出，当时我就萌生了会会他的念头。可惜的是，由于临时执行其他任务，错过相识机会，一拖就是两年。

机缘巧合，我当兵蹲连来到炮连，终于见到传说中的杨虎成。他并非我想象中的高大魁梧，身高不超过1.7米，体型偏瘦，似乎跟体能健将沾不上边儿。

“你有多重？”我用一种不太礼貌的方式，率先打开话匣子。“现在是62公斤，新兵时候只有53公斤。”增重，杨虎成梦寐以求。早在2019年新训时，他的班长刘鑫就担心，大风会不会把这个新兵吹走？刘鑫的担忧不无道理。杨虎成新训所在地，处于海拔3000多米的大风口。有一年，狂风呼啸而至，把铁皮房顶掀翻刮走，官兵们耗时半天才在悬崖绝壁间找到房顶。

杨虎成意识到“体重问题”的严重性。除了训练安排，他额外给自己制订了增重计划。吃饭时，别的战友吃一碗，

我习惯性地就着菜碟的油汤再吃一碗。“油水足，应该可以长胖。”杨虎成的想法很简单。让他始料未及的是，由于训练量大，体重不增反减，这可把他急坏了。经过日积月累，杨虎成的体重有所增长，却依然处在连队“落后”行列。他似乎安于现状，“一口吃不成大胖子。”

相比体重落后，杨虎成在训练方面却不甘心落伍。“你现在3000米能跑多长时间？”我有意把话题引向“飞毛腿”是怎样炼成的。“10分40多秒。”杨虎成的回答轻描淡写。“有啥技巧？”我趁热打铁问道。“比别人多坚持一会儿。”杨虎成分享的经验与其他体能高手并无两样，但他的“坚持”也有不同。新训第一次3000米跑测试，他的成绩是14分30秒，排在第8名，在同年兵里属于佼佼者，可他并不满足。

杨虎成果断采用笨办法。早上，他提前一个小时起床，背着20多公斤的背囊，打着手电沿山路奔跑，追逐黎明，挥汗如雨。刚开始，杨虎成的奔跑行动并没有得到班长刘鑫的认可。天黑路险，刘鑫害怕有什么闪失，但见杨虎成一天天坚持，只好默许。汗水浇灌荣誉花开。新兵连比武考核，杨虎成跑出12分30秒的成绩，成功斩获第一名和进步奖。手捧两个“红本本”，外加战友的掌声鼓励，杨虎成笑得格外灿烂。

2020年5月，团里举办爱军精武比武。在海拔野外驻训场，杨虎成脱颖而出，取得第二名。战友们不知道的是，在此之前一个星期，杨虎成还饱受高原反应的侵袭：头晕、手脚无力，搭帐篷时差点晕倒。

“坚持就是胜利。”杨虎成始终是“拼命三郎”的状态，不断挑战自我。入伍前，他从事过多种职业，卖烧烤早出晚

归，当网管熬更守夜，还短暂哲学过室内设计。被生活残酷摔打的他，深知成功没有捷径，唯有脚踏实地努力拼搏。

专业训练，杨虎成担任二炮手，主要任务是开炮和装填弹药。开炮是个个体活，某型车载速射炮开炮需要转动手柄约130圈，用时40秒是及格线。从50秒到34秒，杨虎成自己都不知道转动了手柄多少圈。几天下来，他的胳膊酸痛得连筷子都举不起来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实弹射击，杨虎成凭借实力成为同年兵里第一人。登上炮车，开炮、取弹、装填……动作一气呵成。当第一发炮弹打出去，巨大的声响把杨虎成震晕了。实弹射击结束，同年兵间及感受，他脸上写满自信得意：“没事儿，小意思！”对自己震晕一事只字未提。

“我可不想把自己的糗事告诉他们。”我俩双目对视，杨虎成露出孩子般的笑容。

“你有女朋友吗？”话锋一转，杨虎成显然对这“敏感话题”有些措手不及。他立即收住笑容，望着远处，沉默不语。空气似乎瞬间凝固，只听见传来的狗吠声。

良久，杨虎成嘴里才挤出4个字，“有过，分了。”透过灯光，我发现他低下了头。正当我试图转移话题时，他抬起头，旧事重提。

女孩子是他在卖烧烤时认识的，是一名教师。一开始，两人情投意合，无话不谈，聊人生谈规划，甚至说到结婚生子。杨虎成提出当兵想法时，女孩点头同意。杨虎成披红戴花离乡那天，在云南曲靖高铁站，看着渐渐远去的列车，女孩子几乎把手挥断。

两人的恋爱热度一直延续到新训时。休息时间，视频聊天总是持续一个多小时以上。可好景不长，杨虎成所在连

哨位夜话

■李国涛

队训练任务加重，加上女孩儿的父母不断催婚，两人逐渐找不到共同语言。有时只有简单的相互问候，三言两语便挂了电话。在杨虎成人入伍一年之际，两人和平结束了苦涩的异地恋。

说到动情处，杨虎成转过头，再度陷入沉默。天空开始泛白，星星也眯上了眼睛。我不禁唏嘘感叹，铁汉柔情，边防官兵的恋爱往往美好而脆弱。左手牵你、右手敬礼，说易行难。

“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”杨虎成主动打破尴尬的气氛。突然，又一阵急促的狗吠声传来，杨虎成机警地到营门口看了看，确认没有情况后回到哨位。

“你还记得第一次站岗吗？”我继续提问。“第一次不记得了，但在驻训地站岗让我永生难忘。”驻训地条件简陋，时值雨季，夜晚站岗全副武装，脚上穿两双袜子，保暖内衣、棉衣、绒衣、大衣、手套全用上，依然感觉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地拍，蹂躏取暖也难抵“寒将军”。

“那个时候，冷得想家。”“你有过想家的时候吗？”我借势而问。“有啊！当新兵的时候想，过年过节的时候想。我好想吃妈妈做的火腿。”火腿是杨虎成老家的特产，也是他最喜欢的菜肴。“陈年火腿割一块，切成片，煮成汤，大口大口吃肉喝汤，那叫一个爽。”说着，杨虎成情不自禁做一个吞咽动作。算起来，他已经快3年没有吃到母亲做的火腿。2021年9月，杨虎成如愿选改军士。本打算今年春节休假回家过年，没想到同年兵次仁多吉脊柱不适，需要到重庆检查治疗，杨虎成主动把休假的名额让给次仁多吉，把自己的休假时间推迟。

“休假回家，我第一件事就是吃妈妈做的火腿。”杨虎成说完，会心一笑。哨位夜话，也在这爽朗的笑声中结束。

“你可不想把自己的糗事告诉他们。”我俩双目对视，杨虎成露出孩子般的笑容。

“你有女朋友吗？”话锋一转，杨虎成显然对这“敏感话题”有些措手不及。他立即收住笑容，望着远处，沉默不语。空气似乎瞬间凝固，只听见传来的狗吠声。

良久，杨虎成嘴里才挤出4个字，“有过，分了。”透过灯光，我发现他低下了头。正当我试图转移话题时，他抬起头，旧事重提。

女孩子是他在卖烧烤时认识的，是一名教师。一开始，两人情投意合，无话不谈，聊人生谈规划，甚至说到结婚生子。杨虎成提出当兵想法时，女孩点头同意。杨虎成披红戴花离乡那天，在云南曲靖高铁站，看着渐渐远去的列车，女孩子几乎把手挥断。

两人的恋爱热度一直延续到新训时。休息时间，视频聊天总是持续一个多小时以上。可好景不长，杨虎成所在连

队训练任务加重，加上女孩儿的父母不断催婚，两人逐渐找不到共同语言。有时只有简单的相互问候，三言两语便挂了电话。在杨虎成人入伍一年之际，两人和平结束了苦涩的异地恋。

说到动情处，杨虎成转过头，再度陷入沉默。天空开始泛白，星星也眯上了眼睛。我不禁唏嘘感叹，铁汉柔情，边防官兵的恋爱往往美好而脆弱。左手牵你、右手敬礼，说易行难。

“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”杨虎成主动打破尴尬的气氛。突然，又一阵急促的狗吠声传来，杨虎成机警地到营门口看了看，确认没有情况后回到哨位。

“你还记得第一次站岗吗？”我继续提问。“第一次不记得了，但在驻训地站岗让我永生难忘。”驻训地条件简陋，时值雨季，夜晚站岗全副武装，脚上穿两双袜子，保暖内衣、棉衣、绒衣、大衣、手套全用上，依然感觉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地拍，蹂躏取暖也难抵“寒将军”。

“那个时候，冷得想家。”“你有过想家的时候吗？”我借势而问。“有啊！当新兵的时候想，过年过节的时候想。我好想吃妈妈做的火腿。”火腿是杨虎成老家的特产，也是他最喜欢的菜肴。“陈年火腿割一块，切成片，煮成汤，大口大口吃肉喝汤，那叫一个爽。”说着，杨虎成情不自禁做一个吞咽动作。算起来，他已经快3年没有吃到母亲做的火腿。2021年9月，杨虎成如愿选改军士。本打算今年春节休假回家过年，没想到同年兵次仁多吉脊柱不适，需要到重庆检查治疗，杨虎成主动把休假的名额让给次仁多吉，把自己的休假时间推迟。

“休假回家，我第一件事就是吃妈妈做的火腿。”杨虎成说完，会心一笑。哨位夜话，也在这爽朗的笑声中结束。

展现历史温度与人性光辉的英雄画卷

——评长篇小说《一塘莲》

■张凡 毕秋丽

刻画他们以身许国的爱国热忱，英勇杀敌、无畏生死的胆识与气魄，同时也毫不避讳地抒写出他们作为普通人的儿女情长和人性弱点。小说中的人物田智勇，在部队时能征善战，是带兵打仗的一把好手；在镇海寺担任镇长时，带领当地老百姓开荒种地；在鞍山工作时，多次围剿盘踞在矿山周围的土匪和国民党残余势力，维护一方平安。然而，这样一位能文能武的汉子，在男女之事上犯了错，葬送了自己与卢秋的一段情缘。

小说不乏对战争场景的细致刻画，亦低吟浅唱了一首观照平凡人生的人性之歌，重现了旧时代动荡局势下普通人的命运起伏。随着小说叙事的步步推进，各路人马轮番登场，作家笔下的人物鲜为人知的另一面也渐渐浮出水面。或许不少读者会认为方七爷不过是个见色起意的江湖赌徒，自初遇卢四大女儿卢芳起，便醉心于卢芳的美貌，决心要娶卢芳为三姨太。随着斗争局势日渐严峻，方七爷也被卷入其中。曾只身前往芦苇荡救出卢云与小蔡，又与卢云、田镇长、老树皮等策划了震惊东北的“浑北大劫狱”。在这次“劫狱”中，方七爷既出钱又出力，既动用人脉又活

络关系，百步穿杨，以一当十，射杀敌军，露出高超精湛的射击本领。面对卢芳的不辞而别，方七爷猜到卢芳的去向，非但不碎有责怪之意，反而理解并尊重她的选择。当得知卢芳返回屯电时，他情真意切、老泪纵横地恳求卢芳回家承接方家的家业……作家以个人化的艺术想象和细腻的文学笔法，塑造了一系列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，呈现出普通人真实的性格与真挚的情感，探照出人性之幽微。

小说《一塘莲》以恢宏壮阔的战争为创作背景，将宏大的革命历史落脚于普通人的生命历程，将观照视角聚焦于战争年代个人的悲欢离合和命运遭际。其中既有硝烟弹雨、炮火连天的战争场面，又有温馨和谐、充满欢声笑语的生活图景；既淋漓尽致地描摹英雄人物的卓越不凡之处，也不加掩饰地袒露他们性格中的缺陷和不足之处；既翔实叙写革命英雄人物的光辉事迹，又浓墨重彩地勾勒民间风云人物的鲜明个性。这种融宏大叙事与普通人的生命日常于一体的创作方式，延展了革命历史小说的叙事空间和叙事题材，赋予革命历史以人性的温度与人文的冷峻。

（作者单位：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）

爱的味道

■辛振乾

临行之际，母亲把香油用塑料纸包了又包。因携带行李较多，我说：“不带了，城里的超市到处都有卖的。”母亲不高兴了：“你不要，拿回去扔掉算了。”我十分后悔，一句不经意的话伤了母亲的心。

每年为了让我们吃上地道的香油，母亲把几亩上好的地全都用来种芝麻，像抚养孩子似的精心照料。收获后，母亲挑选出优质的芝麻保存好。我们兄弟回家时，母亲“天大的事”就是外出榨油。母亲说：“刚榨出的油新鲜、醇香。”

我们临走的时候，都带着一桶香油。在我们心里，它是无价的，胜过千两黄金。它为什么如此醇香？因为里面填满爱的味道。

梦里依稀慈母泪，悠悠铭记赤子心。我常提醒自己，为人子女，理当常怀感恩父母之心，常做慰藉父母心灵之事。

一瓣心香

我的家乡在美丽的丹江之滨。自从穿上军装离开村子，想念故乡便成为温暖幸福的事。我会隔一段时间给母亲打一次电话，每次母亲总是在电话里说：“闲了回来看看。”

在一个百花齐放、百鸟鸣啭的春天，我携妻子、女儿回到朝思暮想的故乡。母亲格外高兴，见邻居们就说：“我大儿子、儿媳妇、孙女回来了。”那段日子，母亲累并快乐着，擀面条、磨豆腐，采槐花、摘桑叶，变着花样给我们做好吃的。母亲说：“你们平时在城里好东西吃腻了，正好换换口味，这些东西看着不金贵，可杀人哩。”

……

……

世相一笔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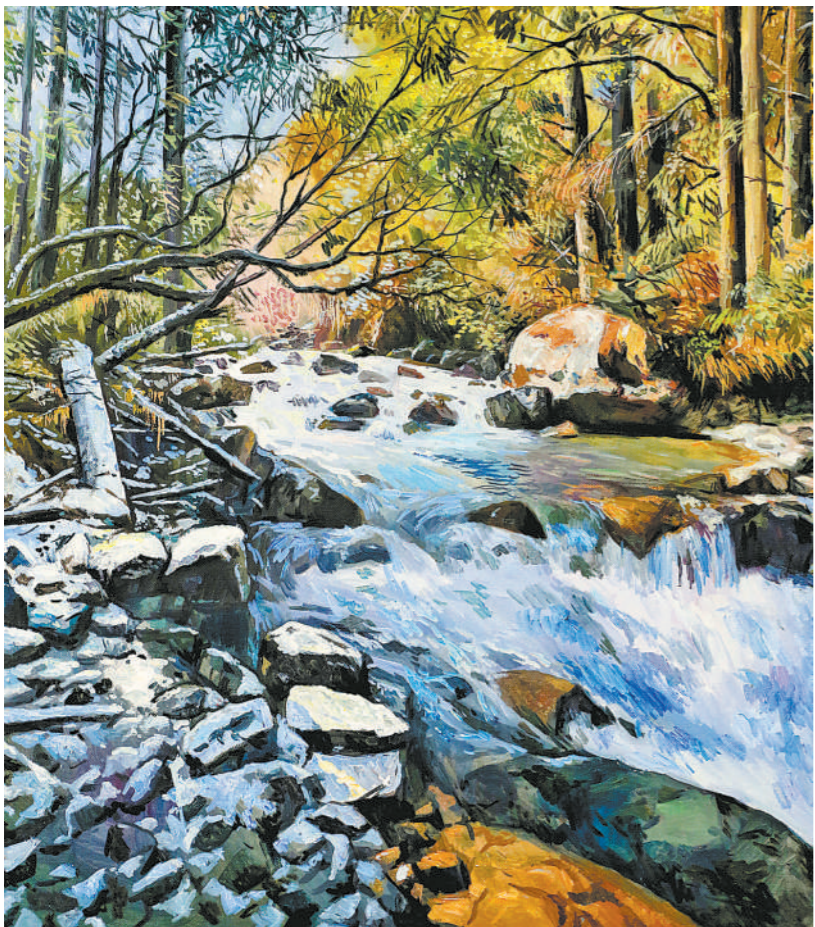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

山涧清泉（油画）

朱志斌作